

洛……阳
在最后的
时光……里

The Ash

唐克扬 著



of a City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克扬 著

洛 阳
在最后的
时光 里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阳在最后的时光里 / 唐克扬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 - 7 - 5598 - 0615 - 4

I. ①洛… II. ①唐… III. ①城市史—洛阳 ②建筑史—洛阳 IV. ①K296.13 ②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9244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责任编辑: 阴牧云

助理编辑: 谭思灏

装帧设计: 黄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65200318 021-31260822-898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13188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7.5 插页: 1 字数: 116千字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20 世纪里的很长时间，一个人若是坐火车经过河南洛阳东行，车从白马寺站过后片刻，沿着陇海铁路的南侧，放眼广袤的农田之间，会看见一丘稍稍高出的土阜，那便是著名的北魏（386 年—534 年）永宁寺塔的遗迹了。包含永宁寺塔在内，铁路两侧几无显著地面遗存的巨大废墟，原先都同属于一座古代的城市：汉魏洛阳故城。如今铁路愣是由“城中”穿行，约莫也就是三千米的路程，对疾行的火车而言不过一分钟的时间而已——人们或许难以想象，他们目光扫过的这片不起眼的平畴，曾是中国古代最辉煌的都市之一。

“洛阳人”“洛城人”……在中古世界，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说起这座城市居民时，那种欣羡的语

气，就和今天人们提起“巴黎人”“纽约客”的口气相仿。瞧他们用的那些极尽美谀的词句，什么“洛阳纸贵”“衣袂京尘”“洛阳花下”……除了长安这另一座伟大的中国城市之外，还有多少地名，能够依然活在这些语言和形象中呢？

带着这样的向往，我去了洛阳，不止一次，既为苍凉的故城所吸引，也流连在它现时代的烟华之中。然而毫无疑问，洛阳的荣光已经不再，今日的洛城已非昨日的“神都”。河滩边漫漫的蒿草中，这座古代名城的往昔已湮没了，曾经贵为“天下之中”的十三朝古都，如今已沦落成了一个省一级的普通工业城市，被喧嚣和沸腾的当代慢慢遗忘。即令涂抹了重重的脂粉，当它以各种“景点”的名义重又回到人间，洛阳的身体里那个高贵而又遥远的灵魂已不复存在了。

洛城的兴衰，便也牵系着中国人一段失落的过去。

这种失落不仅仅是时过境迁、风水轮转，它同样也源于深刻的时代变局和文化裂痕。今日的中国城市虽则蓬勃发展，但和这废墟中的洛阳一样，它们立基于一片荒芜之上，尚显著地匮乏自己的“记忆”。

“记忆”，说起来有点“文创产品”的气息了——

且慢，莫向坊间流行的历史里“打捞”记忆，莫向我开讲各色民间故事，而且是只能当旅游纪念品出售的那种……洛阳的“失忆症”病状自明，但理性地想一想，它竟是无法轻易治愈的。由舶来的西方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角度，或是几张真假难辨的“老照片”，虽然可以潦草认定字面上的“传统”——不管它们是民国还是前清，是鄙俗抑或清雅——却不能复刻出人们对中国城市历史的共识。陇海路边的这片荒城，可以让一个人紧赶慢赶地走上大半天，但它却是毫不起眼的、一望无余的，既无半分繁华旧迹，也谈不上什么显著的“古典”，眼前即得的“传统”里，倒是多了几分“日之夕矣，羊牛下来”的乡土气息。相信大多数今天的造访者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疑问：如此衰破的“记忆之城”，它和当代生活的关联究竟落脚在何处呢？

“古典”，“古老”本身就自动构成“经典”吗？

过去的生活毕竟汗漫无边，如果复数的文化意味着无数个彼此相异、甚至彼此冲突的个体心灵，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时间和空间构成洛阳的“基础记忆”？

挂一漏万，就像陇海铁路的规划师将这座古代的城市遗忘，在同一片土地上，对于汉魏故城的探询乃

至“重建”也会将更早的、规模较小、制度不同的城市形态遗忘——由今日各种与荒城有关的“复兴项目”来看，这种新桃旧符相替而致的遗忘是迟早的事：在枯竭的生活之河的断岸上，对特定历史地层的兴趣注定截短了历史，由于后人纷歧眼光的注视，以及相应的形象重塑，时间里的“断层”只有程度的区别而不会有性质的不同。

就像只对精美器物本身感兴趣的收藏家将“日常”遗忘，大肆搜求秦砖汉简的博物馆，多半将这些展品干净但是孤零零地放置在黑屋子里，这样一来也必将更广袤的“文化”遗忘。各种轻率的“戏说”显然是不可靠的，但是面对茫茫一片都不见的文明的废墟，个体的“心灵”和广大的“外在”之间更直接的联系也亟需得到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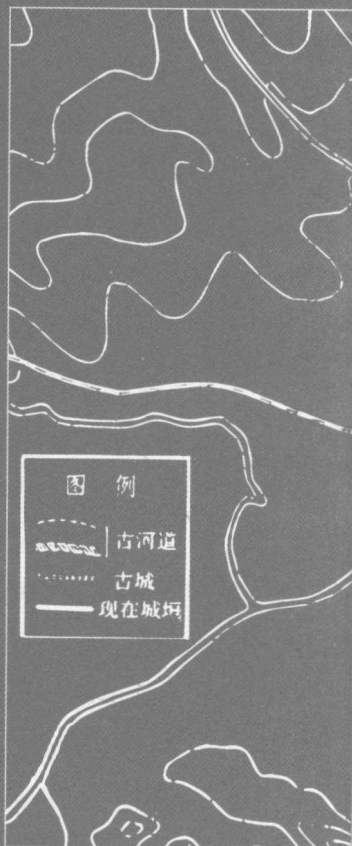
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认为，作为社会实体的城市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折光，与此同时，作为众多有形建筑物的构成体，城市又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

因此，城市既是集体的“产品”，又是为集体而

隋唐洛阳城 据怀履光的推测图
图中洛阳城址的形状已证明不甚正确

洛阳古今城址继承关系

北魏孝文帝将都城迁到洛阳之前，周、秦、东汉、新莽、曹魏、西晋皆已在洛阳营治宫室，加上后来的隋唐五代，以及部分学者有不同意见的夏，洛阳号称“十三朝古都”。但是它们的建筑基址并不是一回事。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光武帝所建的洛阳是“汉魏故城”系统的开端，在今洛阳市东郊偃师县境内邙山南麓，古洛河北岸，凡一百六十五年，十一帝。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挟献帝西迁，洛阳宫庙、官府、民家被烧毁，这是洛阳的第一次生死轮回。曹魏黄初元年（220年）于东汉旧城建都，西晋亦定都于此。“永嘉之乱”后洛阳再度毁于兵燹。接下来的北魏王朝是“汉魏洛阳”的第二个主要入据者，因为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第一个政权，因此拓跋氏建立的元魏历史上也通称为北魏，本朝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对汉魏故城进行了改造与扩建，基于旧汉北宫建造了整一的宫城，在宣武帝时期加建巨大的外郭城后，其面积甚至远远超过了初期的现代洛阳城，至宣武帝时初见规模，也为后来的



中国都城规划开创了新的传统。河阴之乱（528年）后北魏分裂为二，洛阳历经变乱，直至东魏天平元年（534年）迁都邺城，遂将洛阳宫殿拆毁。元象元年（538年）东西两魏战于邙山，北魏洛阳城终化为一片废墟。

隋唐放弃了汉魏洛阳城，转而在西面正对伊阙的洛水两岸营建新都，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俗称为“洛阳老城”的洛阳市区只剩下隋唐洛阳城的一小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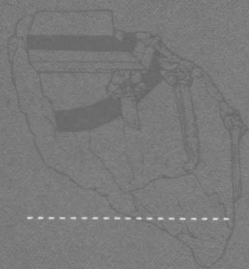
创作的“作品”。¹这就意味着它既是可科学研究的对象，又很难不设身处地去体验和感受。仅仅强调自上而下、纸面的城市历史，或是过分骄纵不加审视的“感性”，都是理解历史城市的歧途。

当有限的现实向无限的过去发问时，我们的知识就陷入了经验的泥沼；反过来，仅仅靠抽象的、冷冰冰的事实也并不能织就有生命的历史。作为天翻地覆后的新世界里的中国人，我们对过去想当然的“知道”，其实往往意味着我们“不知道”，对于我们声称热爱的一切我们其实是全无感知的。

一切魅惑将从城市失去记忆的那一刻开始……

1 参见彼得·艾森曼为《城市建筑学》所作的序（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黄士钧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这种视角更新了我们研究“城市历史”所致力对象，它既是实际城市中可以考证的基本物质资料，同时又看成一种自主的、有独立意志的机制。因此历史既是物质环境变化的历史，也是“人”和“物”的关系变化的历史。

荆棘铜驼：
追忆的传统



它将巨厦催为瓦砾，
它将高塔付之一炬。

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美国汉学家谢弗（Edward Hetzel Schafer）¹提到洛阳的时候流露出不一般的艳羡语气：

“洛阳古城与它西面的长安城相比，无论规模还是历史都不相上下，但洛阳还有某种更为温馨，更加高雅的精神生活氛围……”

当得住这样的美谥，洛阳曾经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

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已经忽略了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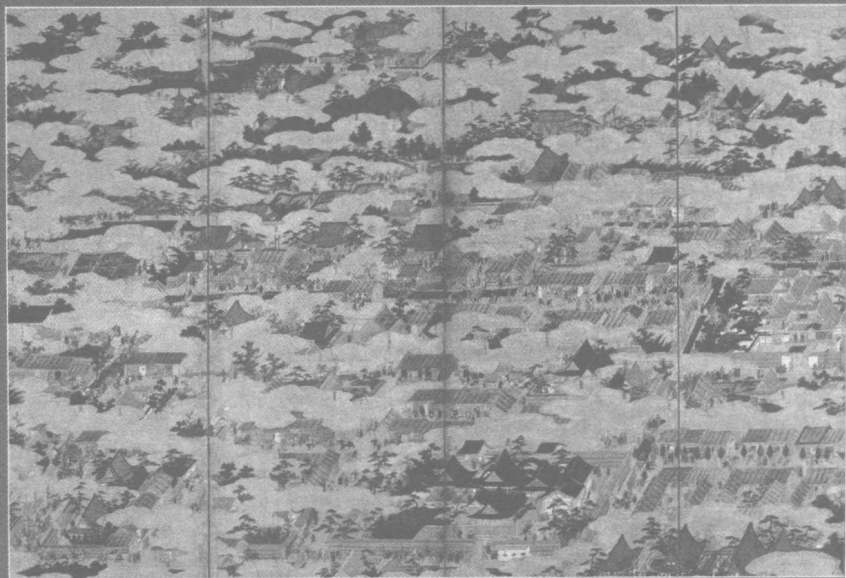
1 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谢弗，中文名薛爱华，“谢弗”是他姓氏的音译。

具体的时间空间，忘记了百代的光阴是无法用一张地图来描绘的。但是，人们在提到历史上的伟大城市时，多半又都是如此的“印象派”，而且越是深刻的误会，这理想中的城市便越是光彩夺目。日本室町时代（1336年—1573年）以来，就一直流传着因洛阳而得名的“洛中洛外”图绘，那时代的绝大多数日本人从未来过中国，更不用说身临其境地感受洛阳的繁盛，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这样的图绘中，雾里看花，把“洛阳”两字当成一切人间锦绣的最高象征。

日本人所艳羡的中国的“理想城市”，也有自己的“地形图”。这图的最紧要处，是容得下各种误会和暧昧的“自然”。对于洛阳而言，“理想城市”是“花”和“尘”的并存。阳春好景时的“洛阳花下”呼应着不那么美妙的“衣袂京尘”，它们一起构成了中古中国城市最显著的景观。¹ 这景观同时也是“自然”和“人工”的平局，是中国式人生的一对寓言。

“花”对于洛阳来客并不陌生。宋人后来总结说：

1 欧阳修作《戏答元珍》：“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刘过作《贺新郎》：“老去相如倦。向文君，说似而今，怎生消遣？衣袂京尘曾染处，空有香红尚软。”



米泽市上杉博物馆 藏



《洛中洛外图》上杉本

被日本人誉为国宝的这套屏风画绘制的“洛阳”，实则是日本京都市的风景。关于京都和洛阳的关系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的是，平安时代的都城确有意模仿中国的两京（长安和洛阳），而尤以洛阳为甚。因此日本人或以“洛阳”代指京都，至今京都的地名中仍有洛中、洛西、洛南、洛北之说，而前往京都也叫作“上洛”。上杉本的《洛中洛外图》的作者是日本战国时代的画师狩野永德，他同时也曾担纲重要的建筑项目，如安土城的修作。因此他为特定空间制作的洛中洛外屏风不只是现代人眼中的一幅装饰“画”，也是在室内营造出的一种“以小观大”的幻境，足以透视出时人对于理想城市风景的一般印象。